

南南／著

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

靳以纪传

靳以



南南／著

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

靳以纪传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SHAN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前 言

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端于“五四”运动，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。它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变革，前后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。对于中国人民来说，二十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、风起云涌的大变迁、大动荡的世纪。同样地，一百年来，中国新文学运动也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变迁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曾经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卓有成就的作家。他们直面人生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忠实而形象地反映出所处的那个时代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图像。他们的作品，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，哺育他们健康地成长，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。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成果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然而，作为二十世纪的作家们，无论是生活在建国前，还是生活在建国后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很不平坦的风雨人生。比如在这一辑中所辑入的十一位传主作家中，他们在

FY56/12

建国前的黑暗统治时期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反动势力的迫害，而在建国后，他们的日子既有欢愉，更有曲折和苦难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有的被打成“胡风分子”，有的被戴上“右派分子”帽子。在“十年浩劫”中，则无一例外都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，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。因此，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通过纪传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，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是对文学史料的深入发掘和抢救。因为有些作家的子女也已经古稀之年了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，在得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姚军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，我们决定编辑这套《亲情思忆——中国著名作家纪传》丛书。

为了把这套丛书编得较有特色，我们不要求作者对传主作家的创作道路，作全面系统的回顾或评介，要求侧重在介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活背景，作家的日常家庭生活，包括与作家创作生活和创作风格有关的个人气质、社会交往、生平逸事等。期望多发掘和提供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迹和史料，使每本纪传真正起到有研究参考价值的作用。

同时，我们还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：要求撰写者必须是传主作家的亲属，或是配偶，或是直系、旁系亲属（包括女婿、儿媳等）。这样一来，当然会给组稿工作带来一定困难。因为在现当代作家中，尤其是那些著名作家中，不一定会有擅于写作的亲属。但现在实践证明，我们坚持这一条，虽然困难不少，但有不可替代的优势：史实真实可靠、情感真挚热烈。这是最大的好处。例如：《人在文坛》的作者路莘是耿庸的夫人，《镜湖水》的作者钱瓊和钱小惠是阿英（钱杏邨）的女儿和儿子，《自有岁寒心》的作者陈虹是陈白尘的女儿，

《霜叶红于二月花》的作者徐小玉是徐霞村的女儿，《瓣香心语》的作者王立诚是王统照的儿子，《魂梦潜山》的作者张正是张恨水的女儿，《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》的作者南南是靳以的女儿，《流云奔水话杨骚》的作者杨西北是杨骚的儿子，《绵长清溪水》的作者许玄是许杰的女儿，《耿介清正》的作者孙近仁，孙佳始是孙大雨的女婿和女儿，《乡土飘诗魂》的作者蹇人毅是蹇先艾的儿子。因此，我们相信，由传主作家的亲属亲自执笔撰写的纪传，肯定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因为要求作家亲属来撰写，就可以降低对写作质量的要求。有的书稿曾反复修改过三次以上。另外，在这一辑中之所以有许多知名作家未能入选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撰稿人选方面的制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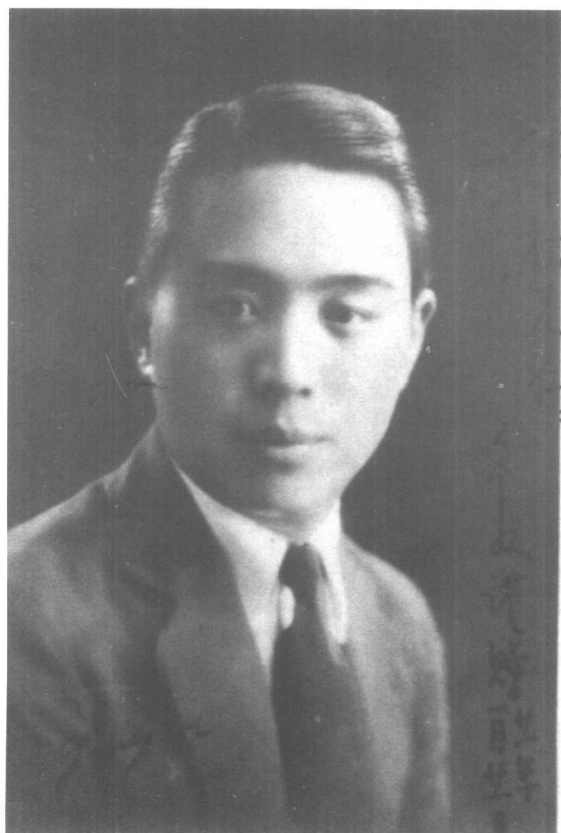
这套丛书的撰写，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要尽可能做到内容真实生动、文字简洁活泼；既要提供有研究参考价值的材料，又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，文字要有文采。但在内容上不拘一格，形式上也不设框框。这样，不仅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愿望和兴趣，同时还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积累更多的史料，为推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进展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值此世纪之交的伟大时刻，能向广大读者奉献上《亲情思忆——中国著名作家纪传》丛书的第一辑，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，我们深感荣幸。二十世纪是值得大书特书的，二十世纪的作家同样值得大书特书。中国二十世纪的作家群星璀璨、光彩夺目，每一位作家都有辉煌的一生。相比之下，反映在这套丛书里的东西还太少太少。但愿广大读者能喜欢我们所做的这个尝试性工作，喜爱我们这套丛书，以坚定我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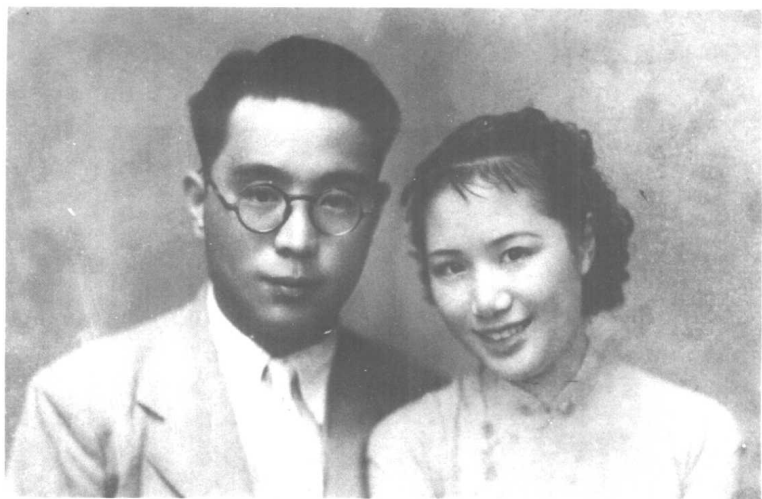
的信心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继续一辑一辑地编辑出版下去，为我们祖国的文学事业迈向新世纪，略尽微薄之力，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徐迺翔

1999年8月 北京东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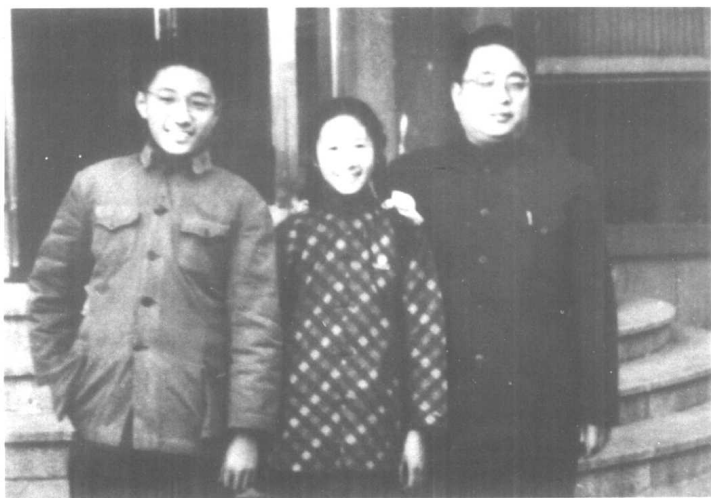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年代初，靳以求学于复旦大学
商学院国际贸易系时留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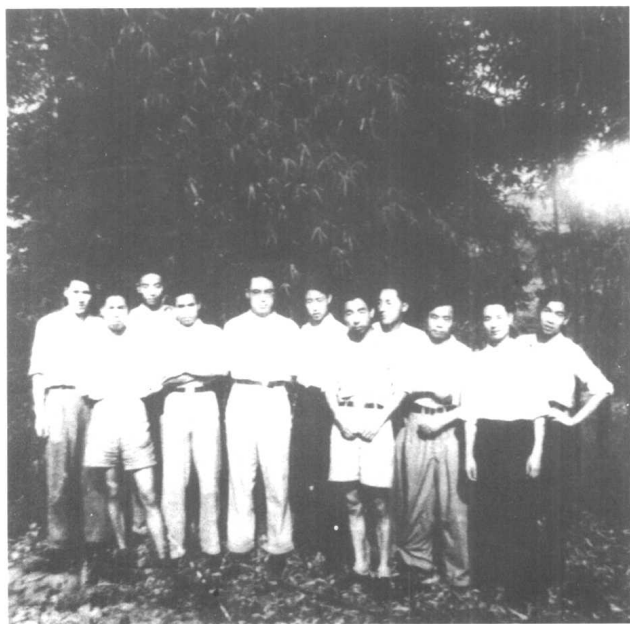
靳以与陶肃琼结婚照，1939年夏摄于重庆



1952年摄于上海沪江大学家中的全家照
左起：洁思(南南)、靳以、陶肃琼、纯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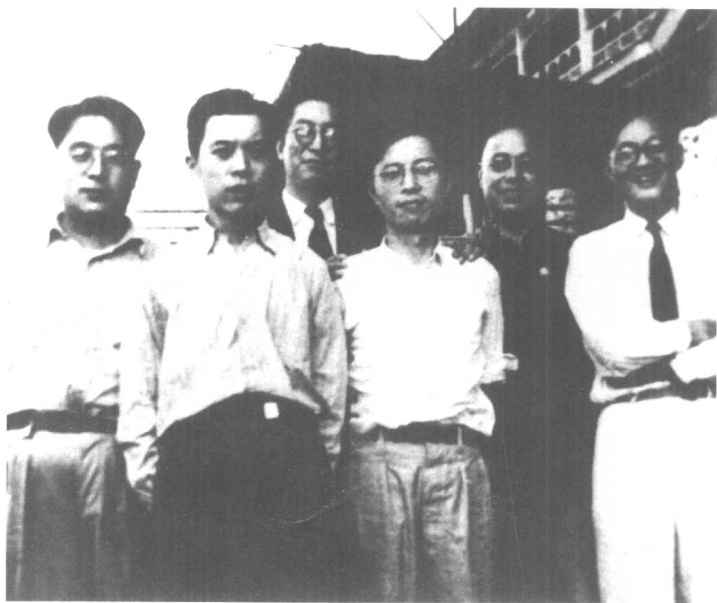
1955年靳以和儿子、女儿摄于上海家门口



1941年9月重庆内迁的复旦大学所在地，靳以时遭伪教育部解聘，将赴闽，学生们悄悄地为他送行



靳以和曹禺(左)1926年前后摄于天津，当时他们是南开中学同班同学



摄于1949年北京第一次全国文代会
左起：靳以、陆申、郑振铎、曹禺、李健吾、巴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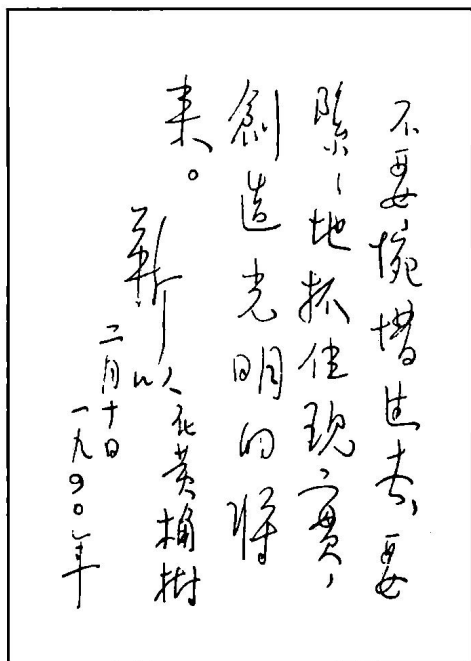
摄于1950年9月北京全国英模代表大会期间
 前排右起：胡风、邓拓、魏金枝、靳以、冯雪峰、苗长江
 后排右起：骆宾基、另一人不详



1952年秋冬靳以参加第二届
 赴朝鲜慰问团作战地访问时留影



靳以与巴金合编的《文季月刊》



靳以手迹

目录

亲情记忆 / 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

永恒的笑容——代序	[1]
追溯祖父一代	[4]
童年的冰雪	[7]
一个爱遐想的孩子	[10]
第一本课外书	[13]
第一次撰稿与编辑	[15]
“木头人”	[18]
伤寒病	[23]
商科学生	[26]
第一次婚姻	[29]
失恋	[32]
成名作	[35]
祖母的靠垫	[39]
三座门大街十四号	[42]
五龙亭	[47]
《雷雨》前后	[50]
为良友主编《现代散文新集》	[57]

亲情思忆 / 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

- 《文季月刊》 [61]
为鲁迅先生抬棺 [66]
认识母亲 [71]
《我的家乡》 [74]
《烽火小丛书》和《烽火文丛》 [78]
太古号轮 [84]
艰苦的旅程 [87]
“文丐” [92]
第一次走上讲台 [95]
马家的椒盐排骨 [98]
《文群》副刊 [102]
结婚 [108]
继祖母 [112]
与萧红为邻 [115]
大轰炸 [118]
《人世百图》 [122]
《前夕》 [126]
“稀饭大衣” [131]
树林送别 [135]
霞岭村 [138]
在后谷村的日子 [143]

- “让我静静罢!” [148]
又一次旅途艰险 [152]
复旦新村 [155]
“小鸟笼子” [158]
好友重逢 [162]
束衣人 [165]
与学生同呼吸 [169]
迁校回沪 [172]
公共汽车站 [176]
一幅木刻 [180]
五月二十八日 [184]
一张旧照片 [188]
“爸爸可疲吧” [193]
一块弹片 [197]
我们的学名 [201]
为父亲代笔写信 [206]
为父亲邮寄报纸 [209]
愉快的休息日 [213]
为哥哥填选志愿 [217]
对人的关心 [221]
“清风亭” [225]

亲情思忆 / 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

美尼尔症 [228]

无所适从 [231]

《收获》 [234]

镶花工 [239]

我家的雪松 [243]

父亲的记事本 [247]

父亲的书桌 [251]

父亲的热情和平易 [255]

种植与父亲 [260]

音乐与父亲 [264]

书画与父亲 [267]

对于火的追求 [271]

桃李的欣慰 [275]

后记 [280]

附录一 靳以传略 [283]

附录二 靳以著作书目 [299]

永恒的笑容

——代序

1959年11月6日下午，我像往日一样在华东医院门口的理疗门诊部做完治疗，就由保姆搀扶着上楼，去四〇二病室探望父亲。病房里的桌子、椅子、床上堆放着书籍、校样、《收获》的稿子、杂志、纸笔……我默默坐在一边，看父亲工作。父亲的脸红扑扑的，没有一点儿病容。

其间，住在隔壁四〇四病室的陈同生伯伯曾进来小坐，同父亲聊了几句。我也随手翻看桌上陈伯伯将要出版的革命回忆录《不倒的红旗》的校样。陈伯伯因一用脑就头痛，父亲正拿过来替他校改。我很喜欢也非常钦佩陈伯伯，他在我眼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又那么平易可亲。我当时每期都买《红旗飘飘》来读，所以，对陈伯伯的文章更是备加喜爱。陈伯伯走后，父亲向我交代了翌日出院的准备。他特意关照我早点去，给他带那只他平日常用的布拎包去装物品。那是一只三四十年代沿用至今的旧拎包，手柄是两片木头，连着一个暗绿色的大布袋，布质十分粗厚牢固，平日挂在父亲卧房的门背后。每逢父亲出门，就拿它来装衣物。

因为想到父亲第二天就要出院，我也比平日略微提早离开医院。父亲亲热地抚着我的发辫，送我沿着长长的走廊来到电梯门